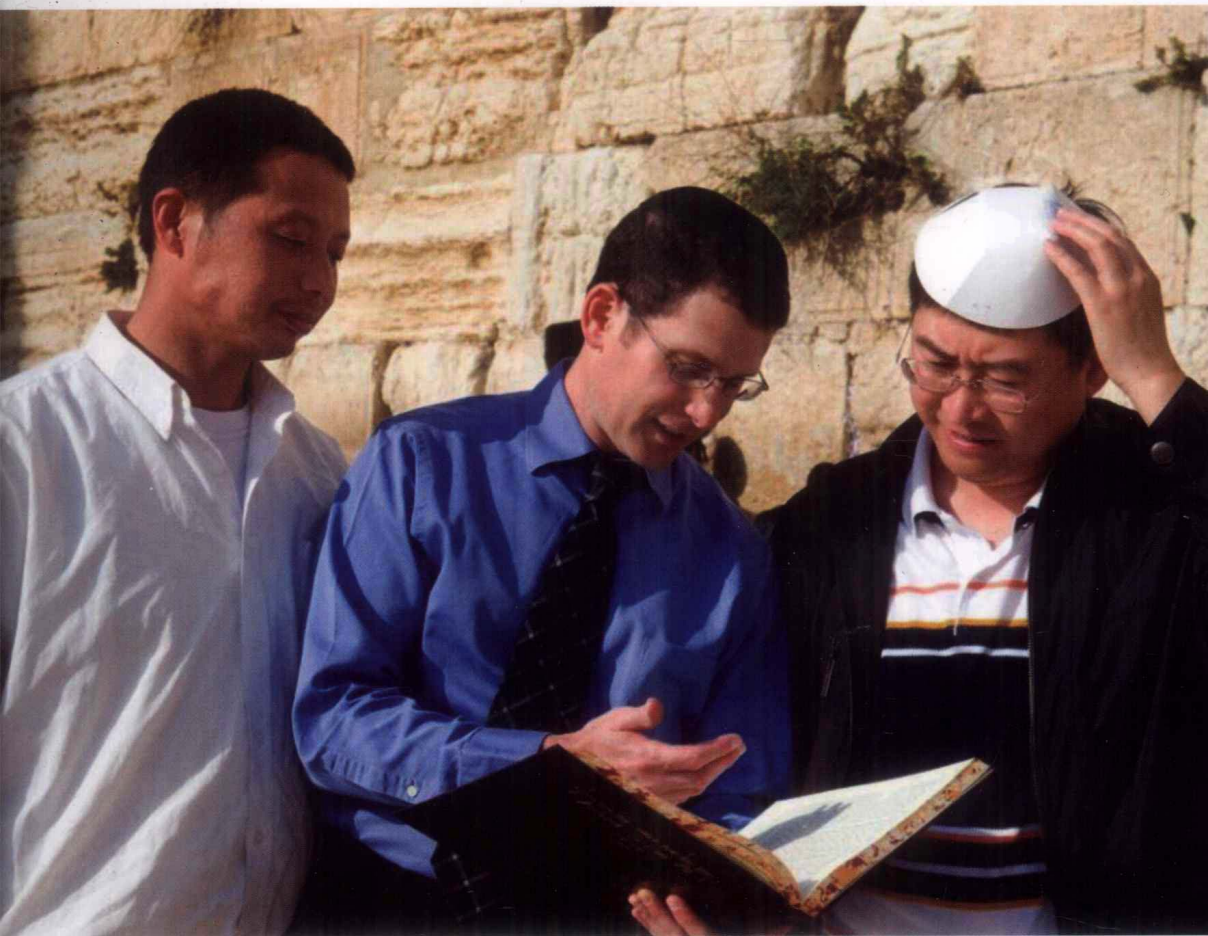


中国式提问 犹太式回答



对中国人最常问及
关涉犹太人问题的回答

[以]埃里克·J·弗里德曼著

王苗 刘南阳 蒋然 译

徐新 校

南京出版社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第3辑

七个中国式提问 七种犹太式回答

对中国人最常问及关涉犹太人问题的回答

[以] 埃里克·J·弗里德曼 著
王苗 刘南阳 蒋然 译
徐新 校

南京出版社

Seven Chinese Questions, Seven Jewish Answers

*Answers to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that
Chinese People Ask about Jews*

Eric J. Friedman

Nanj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中国式提问 七种犹太式回答 / (以) 弗里德曼
著; 徐新等译.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18 - 519 - 2

I. 七… II. ①弗…②徐… III. 犹太人—民族文化—通俗读物 IV. K18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189 号

书 名 七个中国式提问 七种犹太式回答
著 者 [以]埃里克·J. 弗里德曼
译 校 者 徐新等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 210018
网 址: <http://www.njpbs.com>
联系电话: 025 - 83283871(营销) 025 - 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责任编辑 沈丽国
装帧设计 郭春明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2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18 - 519 - 2
定 价 28.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徐 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张倩红 肖 宪 宋立宏 陈贻绎

孟振华 钟志清 洪修平 徐小跃

徐 新 黄陵渝 殷 罡 傅有德

赖永海 潘 光

Samuel Heilman Anson Laytner

Aharon Oppenheimer David Stern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总序

在举国上下纪念和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中国的犹太学研究界迎来了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 20 周年纪念日。诚然，从广义上说，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之萌芽完全有理由追溯到 100 年前，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曾有若干涉及犹太文化方面的文章、书籍面世，这在中国可是第一次，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犹太文化并对之产生兴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当时的文章书籍主要是个人偶尔之作，或一时之兴所为，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学者的后续之作，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全身心投入犹太文化的系统研究，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有计划推进这一研究在国内的开展。30 年代后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消退也就十分自然。

30 年前在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新一代学者对犹太文化的浓厚兴趣，毕竟西方社会是与犹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走向世界的中国显然需要了解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文化。在这一背景下，犹





犹太文化研究再次在中国开展也就十分自然。不过,严格地说,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尚只有 20 年的历史。它起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了 2000 年后逐步形成高潮,几乎涉及到犹太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回顾历史,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我们界定犹太文化全面开展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专门研究机构组织的出现

专门从事犹太文化研究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无论是 80 年代末成立的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会、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还是 90 年代成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有关高校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心,都是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很显然,组织机构是事业推进的最有力保障。

2. 犹太文化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和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20 年来,我国已经出版的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书籍在 600 部之上。国内众多出版社都加入这一出版活动。而已发表的论文更是超过了 1 000 篇。从核心学术刊物到流行报刊,从综合性的到专业性的,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从学报到普及性的刊物都有。其中具标志性和有影响的成果有: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出版社在 90 年代陆续出版的近 20 部的“犹太文化丛书”,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以及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在 1996 年后陆续出





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显示我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有力地说明了犹太文化研究在国内的普及和提高,以及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的了解和把握。

3. 犹太文化研究国际交往的增加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举办了 10 余次犹太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外出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的人次更是不胜统计。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学者的请进来;无论是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还是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这类国际交往显然体现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4. 犹太文化研究在高校的开展

在高校中开展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是中国犹太研究深入开展和将犹太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高质量的研究只能出于专业研究人员之手,高校自然成为犹太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研究成果出自高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校中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上。高校中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人才的培养是确保我国犹太文化研究人才辈出和源头活水不断涌入的根本保证。

90 年代初成立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享有





较高国际知名度的文科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近20年来,该研究所不间断地开设一系列犹太文化课程,涉及犹太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族、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等方面,招收和指导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十名,有力地促进了犹太文化教学在大学的开展。其自身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人民了解犹太文化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来源,被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组织撰写、翻译出版犹太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一直是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先前并没有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但是,无论是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大型工具书(200余万字,1995年获得全国图书奖最佳工具书奖)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还是学术专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犹太人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或者包括《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阿格农的《婚礼华盖》(漓江出版社,1995年)、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的《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丁·吉尔伯特的《犹太史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丹·巴哈特和本-沙洛姆的《以色列2000年:民族





和地域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雅各·马库斯的《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地窖里的耳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沙洛姆·约冉的《抵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犹太人告白世界——塑造犹太民族性格的22篇演讲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大卫·格罗斯曼的《狮子蜜》(台湾大块出版社,2007年)、撒母耳·科亨的《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在内的译著,都为国人了解犹太文化和推进犹太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纪念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出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业已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该文丛的规模初步定在20本上下,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包括国外学者,预计用5年左右的时间出齐。组织出版该文丛的目的是为我国广大学者、读者提供深入了解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书籍。内容不仅包括纯学术性的理论著作,也包括面向普罗大众的读物;既涉及犹太历史、文化、民族,也涉及犹太宗教、思想。所选书目以现当代作者的著作为主,凸显时代关怀、贴近雅俗共赏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希望实现的目标。

徐 新

2008年识于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中译本序

徐 新

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本人18年前为了更好地组织教学而整理出的几个关涉犹太文化的问题竟然导致了本书的撰写。

怎么会呢?

一切的一切是这样开始的:

1988年夏,我结束了在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历时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回到自己已经教了十年课的南京大学。或许是因为在那两年中与犹太人的密切接触以及对犹太生活的实际体验和深入观察,或许是因为在那两年中受到犹太思想过多影响而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我产生了投身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的想法。的确,在与犹太人的接触和交往中,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犹太文化作为一种与中华文化迥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在自己心灵和思想上造成的强有力震撼和冲击。一系列最初来源于犹太民族的思想观念,如休息的权利、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生目的、捐赠思想……尽管在字面上并不陌生,但在当时的我看来(或者就本人所体





验到的内容而言)，它们在犹太文化中的含义是绝对不同于自己先前所意识到的。对于我这个出生在革命队伍中（因父母早年投身革命），生长在红旗下，经历了“文革”风雨，上过山下过乡，在大学有过“上管改”经历，然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中国人来说，犹太人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和解释是那么的不同的，那么的新鲜。我被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在那两年中，我在美国大学教学之余，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了解犹太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从书籍上学习，更在与犹太人的实际交往中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过程不但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对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了解，还给本人以极大的心灵满足和思想激励。

应该说，之所以决心投身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还受我们这一代成熟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感驱使。我是在 1977 年 1 月从南京大学毕业留校的，当时正值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毛泽东已作古离去，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绳之以法，当代中国的最大内乱之源“文革”被正式宣告结束。走出“文革”的人无不为中国前途担忧。为了改变中国因自我封闭以及“文革”所造成的国运彷徨、民生凋敝、人心禁锢现象，为了使中华民族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社会都在寻求国家振兴之道，重新思考国家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全国人民在呼唤一种新的治国救民思路。这是一个古老文明要重焕青春的必然诉求。“改革开放”思想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前行的





思想潮流。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富强，中国开展了大规模派出和引进活动。在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进修的同时，也大规模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和国外资本。30年的发展进程，30年的实践成果，证明这一切是十分必要的，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和在世界上的形象。

然而，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特别是走向现代文明，实现社会和谐，建设一个关注民生、民权、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国还需要科学技术以外的东西，需要资本以外的东西，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以获得在实现中华腾飞梦想过程中所必须的思想上的激励和精神上的提升。

事实上，早在100年前，在中国力图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时，我们就曾有过这样的需要，就曾作出过寻求这一需要的努力。19世纪末出现的“西学东渐”运动不就使得中国有了了解和获得新思想、新精神的机会？“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不就是中国人寻找新思想、新精神的历史？谁也无法否认当时形形色色的外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给了国人以思想上的激励和精神上的提升。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无论是推翻清政府，还是建立新中国，都是这一思想引进的结果。不过，当时外来思想的引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解决的是对西方文化两源头之一——希腊—罗马传统的最初了解和吸纳，中国社会出现的向所谓“赛先生”“德先生”学习的热潮就是最好的说明。遗憾的是，





由于时局的动荡，“西学东渐”运动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希伯来传统，一种主要关注社会和人，关注民生、民权、民主、自由、平等的传统，也就失去了为国人所把握的机会。

一个偶然的機會，我在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生活了两年，得以直接、近距离、全方位地接触犹太人和他们的生活，从而较为深入地了解到了由希伯来传统发展起来的犹太文化的内涵，它对世界文明发展，特别是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以及犹太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普世价值。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给我带来的思想冲击和激励使得我当时就在作这样的思考：如果这些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有价值的、能够提供参照的，那么，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也应该是新鲜的、有价值的、能够提供参照的。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尽管有自己的长处，但显然在当下已不足以提供全新的激励，我们太需要外来思想的激励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知识分子，我有责任、也应该把自己了解到的希伯来传统和犹太文化与正在苦苦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和新思想激励的国人分享。这样的想法不仅坚定了我的回国决心，而且确立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和研究方向。

为了更多更好地了解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我还产生了在回国前去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看一看的想法。尽管当时我国与以色列尚未建交，但是，在众多犹太朋友的协助下，我的这一愿望还是得以实现了。1988年6





月,我在回到国内之前,终于踏上了被犹太人视为圣地的巴勒斯坦,成为中以建交前访问以色列并在希伯来大学发表讲演的第一位中国人。《耶路撒冷邮报》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在以色列访问的经历,在犹太人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和打算。

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准备,我在南京大学正式开设了名为“犹太文化概论”的课程。为了实际了解学生对这一课程的希望和要求,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我在第一节课结束前,要求每一位同学写下两三个最想了解的有关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对收集上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后,发现有七个提问最具代表性。我不仅将这七个由学生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备课的参照,而且将它们翻译成英文,寄给了我的一些犹太朋友,希望他们协助提供答案。不久,我就收到数封回信,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回答,有的朋友还寄来有关资料供我教学参考。后来,随着我国犹太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上述这七个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被发布在了由我任会长的“China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的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英文网站 <http://www.oakton.edu/user/~friend/chinajews.html>)。尽管后来不时会有人发来邮件,谈及自己对这七个提问的看法(多数回答在两三百字的篇幅),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因此而去写一本书。

2007年,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了。一日,我突然收到本书





作者埃里克·弗里德曼先生的电子邮件。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弗里德曼先生告知其有意写一本旨在回答这七个提问的书,并询问我是否值得。我在惊讶之余当然对这一想法给予了肯定和积极的支持。在随后的来往电子邮件中,我感受到了他的诚意和决心,于是作出承诺:如果弗里德曼先生在该书完成后将其版权授予我们,我们将负责把该书译成中文并争取在中国出版,以使他的努力不付之东流,同时也为广大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犹太人、解决一些困惑的读本。

几个月之后,他真的寄来了书稿。书名定为《七个中国式提问,七种犹太式回答——对中国人最常问及关涉犹太人问题的回答》。当然,我们随即开始了翻译工作。(顺便交代,我的三位硕士研究生欣然承担了译事。王苗同学负责书稿的前三分之一,蒋然同学负责书稿中间的三分之一,刘南阳同学负责书稿最后的三分之一。初稿出来后,王苗对书稿进行了初步统一。最后由我进行了校对和润色)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与埃里克·弗里德曼先生尚未谋面,只是保持电子邮件往来。从获得的有关资料中,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弗里德曼先生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从小受到良好的犹太教育,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一种特殊情感。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读研,拥有医学博士头衔,毕业后进入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专门从事肿瘤学研究，成为一名肿瘤学专家。几年前，他与妻子一道在以色列参加了帕德斯犹太学研究所举办的为期一年的集中学习，学习结束后便作出了移民以色列的决定。他的这一举动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以色列结识的若干犹太朋友中有不少和他一样，怀着一种对犹太文化和犹太人自己国家的民族情结，离开自己成长并已经拥有事业开端的美国，来到仍然为中东冲突所困扰的多事之邦以色列，在为以色列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满足自己生活在犹太人家园的心灵渴望。

现在，他与家人生活在以色列。除了以肿瘤学专家职业谋生，还创办了 Derekh Binah 犹太智慧全球研究所，决心以自己的行动传播和阐释古代犹太智慧，促进人们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七个中国式提问，七种犹太式回答》一书的撰写就是他这一努力的结果。

学医出身的弗里德曼先生并不是犹太学专家，然而，我们却可以从他这本专门为中国读者所写的书中感受到他身上所流露出的一种使命感以及为光大犹太民族和弘扬犹太文化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我概括出的七个中国式提问也许并不能涵盖犹太文化的所有方面，但弗里德曼先生的回答却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广度。他那有条理、有针对性、深入浅出的回答，使读者在了解问题的背景和涵盖面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问题有实质性的把握和理解。显然，这与他在撰写过程中的大量投入和对

